

楚寒衣青 / 著

多少年，为守护所爱之人，
她几乎用尽生命里全部的温柔，
谋一场无关风月的局

因为为想要保护的人，
我才变得强大，

这执念左右着我、塑造着我，
深至骨髓

归姝

GUI SHU

中册

网络点击逾千万，积分过亿，晋江金榜重推作品

晋江大神 楚寒衣青

颠覆传统古言模式的诚意之作

智计百出 环环相扣 悬念丛生 高潮迭起

年度最受读者好评、公认最有新意的高智商宅斗权谋

随书附赠古风手绘海报+精美书签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归 妹

GUI SHU

楚寒衣青
著

中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归妹:全3册 / 楚寒衣青著. —南京: 江苏凤凰
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6989-3

I. ①归… II. ①楚…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39988号

书 名 归妹
作 者 楚寒衣青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 策 划 朱琳琳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 编 辑 朱琳琳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780千字
印 张 52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989-3
定 价 79.80元(全3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811522641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归 GUISHU 姝

目录【上】
CONTENTS



第一章	前生梦	1
第二章	山野间	16
第三章	公府内	36
第四章	内务忙	61
第五章	少小猜	77
第六章	忠奸分	96
第七章	春日浓	117
第八章	宁王至	137
第九章	信步走	162
第十章	乐生悲	181
第十一章	费思量	199
第十二章	忆故人	223
第十三章	诞辰会	239
第十四章	恶鬼道	266



归 妹

目录【中】

C O N T E N T



第十五章	心火意	283
第十六章	祸水引	299
第十七章	举国宴	314
第十八章	困丝茧	336
第十九章	破声鸣	353
第二十章	百戏闹	375
第二十一章	骤雨疾	393
第二十二章	肘腋变	415
第二十三章	心腹火	433
第二十四章	魔念生	453
第二十五章	白幡动	471
第二十六章	见家长	494
第二十七章	父子仇	513
第二十八章	狸猫换	533



归 妹

目录【F】
CONTENTS



第二十九章	好事成	553
第三十章	嫁衣烈	570
第三十一章	新婚忙	595
第三十二章	庸人扰	618
第三十三章	余波荡	634
第三十四章	信一字	650
第三十五章	西北望	663
第三十六章	立根基	683
第三十七章	云飞扬	699
第三十八章	宫闱深	723
第三十九章	携手共	743
番外一	一生一代一双人	769
番外二	盛世江山	809



第十五章 心尖意

贞弘二十九年四月，正是莺飞草长的时节。

自贞弘二十二年朝廷再开海禁以来，帝国与外邦贸易逐年递增，从二十二年的茶三万斤、丝绸十万匹、得白银百万两，至二十九年的茶二十余万斤、丝绸五十余万匹、得白银千万两计，正是以谢惠梅为首的内阁又一次决定性的胜利。

一转眼八年已过，其间诸事不必详说。

今上虽有小恙，但身体依旧康健，诸王如众星拱月般随侍在侧，京师根脚下歌舞升平、门庭若市，一派欣欣向荣的盛世气象。

在这京中的一处，邵劲、何鸣、何默、任成林以及宁舞鹤今日正好都得闲，围坐一桌，摸着麻将随口聊天。

这麻将还是这几年来邵劲偶尔得闲按照记忆搞出来的，没想到国粹就是国粹，他的本意不过是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有个能容纳多人的游戏，可以一边说话一边玩，结果不知道怎么的就流传出去了，现在哪一家请客不备个牌桌、不请人摸上两圈，出门都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

当然，这风靡京城的游戏对于开发搬运者本人来说，就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邵劲从来就没有麻将瘾，即便找到了牌友，也不至于忽然之间就染上了，所以在五人齐聚的时候，其他人是一边打麻将一边说话，他只负责坐在旁边，一边琢磨“发明”一边说话。

今天也是，五个人说着说着，不知怎么的就说到了亲事上头。

其实这也理所当然，八年过去，现在的何鸣、何默以及邵劲都是十九岁的年纪，任成林二十了，宁舞鹤最大，已经二十三岁。

这几个人中，任成林前几年武举通过，去边城当了一圈武官回来，这次恰是回来成亲的。正是最志得意满、意气风发的时候，他听见这话题就笑了：“这有妻子和没有妻子啊，可是完全不同。”

宁舞鹤嗤之以鼻。虽然他的年纪最大，何氏这两年也没少替他操心，但他就是不愿意成亲，有了需求直接上那胡同就是了。因为他这个黑帮头子出手大方，每次去那胡同里，总有一群姐儿凑上来你争我夺，他也过得恣意。因此他闻言就笑道：“去当兵的人总是有这样的感觉：当兵过三年，母猪赛貂蝉！我要是说啊，一个人过也不知道多逍遥，非要巴巴地找个女人回来管着自己，也不知道是有多想不开。”

邵劲正想着大棚蔬菜的事情，听见两人的对话，不由感慨这个时代有些人的思想实在开放。就说宁舞鹤，他这想法替换个比较时髦的说辞，不就是“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吗？

当然出于现在环境的特殊性，他就只能去那些特殊工作者的地方了……

这时何默又冲何鸣挤挤眼——他的亲事暂且还没着落，可是何鸣的亲事已经有了眉目了，两家都交换好信物了，只等挑一个黄道吉日，就开始走结亲流程。

这些年和这几个不正经的人一起厮混，何鸣的脸皮也厚了许多，被何默打趣也不急躁，只打出张牌，喂给了何默的下家。

“和了！”任成林一点都不含糊，看见了拿牌就直接吃进。

何默喊了一声，骂自己的双胞胎哥哥：“还是这么开不起玩笑！”他掉转炮口，问邵劲：“你家里也差不多开始给你相看了吧？你想要个什么样的姑娘？”

邵劲没好气地说：“还相看？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巴不得他们忘记我，一想到他们给我挑选我就犯恶心。”

“那你想要什么样的姑娘？”何默催促，“别转移话题！”

“那你想要什么样的？”邵劲回击。

“漂亮的，身材好的！”何默毫不迟疑地回答。

这回答得也太爽快了，邵劲都不好意思吐槽对方恶俗的审美了。

“你呢？你呢？”何默又问。

“大概就是……”邵劲有点不好意思地咳嗽了一下，“五妹妹那种的？”

牌桌周围顷刻就安静了一下。

邵劲一个个瞅过去，见从小到大的兄弟每一个都一副尴尬的沉默样，他心都凉了，还要学那死鸭子嘴硬：“就是打个比方而已。”

这回就好多了，牌桌前的四个人稍一沉默，何鸣先笑道：“玩笑开过头了。”

何默也跟着说：“哎呀，我说，要不是看在你和我们是一起长大的兄弟的分儿上，我和我哥现在就揍你个满脸开酱油铺。你说别人就说别人，怎么能扯到咱们表

妹身上？以后见面大家也不知有多尴尬！”

“得算我一个啊！”任成林也笑，又调侃邵劲，“回头我带你去那胡同里玩玩，免得你见来见去，只见过那一两个姑娘。”

宁舞鹤自来贯彻说徐善然不好的他总要赞上两句这个方针，这次倒只是挑挑眉，收起了自己那张人嫌狗厌的嘴巴。

这一群浑蛋，也太狠了！邵劲说不出地沮丧，连给自己打圆场的话都懒得说，一推桌子就掀帘子走了。

他还没走两步，何默就自后头追上来，手搭在他肩膀上，神秘秘地问：“喂，我说你认真的？”

邵劲没好气：“认真个鬼！你们不都说我是开玩笑的吗？”

何默严肃道：“我跟你讲真的。”

邵劲也严肃道：“那我也说真的，我认真的。”

何默皱眉：“你疯了吧？你这些年跟着姑父读书，还不知道国公府什么门第啊？你知不知道，就是我那只差一步中进士的哥哥，既是侯府公子，又占着外家的优势，他上门提亲国公府还要掂量一下呢。虽说五妹妹不是现任国公爷的女儿，可她在家有多威风多受宠，你又不是不知道……”

邵劲啼笑皆非：“等等，你的形容词坏掉了吧？怎么这么一听，五妹妹像是个反派？”

何默板脸：“别转移话题！”随后想了想，他也笑起来：“还真像！”

邵劲说：“没转移话题。”又惆怅道：“其实我也是个举人……”

何默无语：“这能一样吗？我那姑姑姑父就是脑袋同时被驴踢了，也不可能把我表妹嫁给一个庶子去受人磋磨啊。”

邵劲沉默了。

何默不觉得自己说得有错：“我说的可是实话。”

邵劲没好气：“实话才伤人！没事请滚开，好吗？”

大家都是自小一起长大的，玩笑开过来、开过去，哪怕最正经的何鸣，也不会因为这种摆明了是随口说说的话生气。何默果然只是嘿嘿地笑，跟着邵劲走进厨房拿了汤药，又进了院子中的另一个房间。

一进了这间房，即便是最跳脱的何默也一下子屏息静气，端正了神色。

邵劲放轻脚步，走到床边。坐在床上的是八年前徐善然的人从外头带回来的老者，他今年应当只有四十八岁，看上去却如同古稀之年的老人。他此刻正呆呆地坐在炕上，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被剪掉的舌头不能再长出来，被砍断的手指也粘不回去。这么多年来，邵劲一

直托国公府找名医，自己也凭对精神疾病粗浅的了解试图帮助这一辈子的舅舅，却始终收效甚微。

也许这一辈子都不会好了吧？邵劲有时候这样想起来也很难过。

就算最后他杀了邵文忠和邵文忠背后的人，可是时间不会逆流，死了的人早已死了，造成的伤害也永远横亘在那里……

他用汤匙舀着药一口一口地喂进舅舅的口中，说着早不知道说过多少遍的话：“舅舅，今天天气不错，你感觉怎么样？要不然我带你出去走走、晒晒太阳？”

何默只在这里待了很短的时间就离开了。不管是谁，只要知道这个伤残老人背后的事情，再看邵劲数年如一日的行为，都会有种待不下去的感觉。

邵劲并没有多去注意何默的行动。他东一句西一句地和舅舅说着话，说了许多自己的事情：诸如他已经考过了童生、秀才、举人，马上就要参加进士的考试；诸如他喜欢徐善然，想把这姑娘娶进门；诸如他和徐善然一直在计划着要怎么干掉邵文忠；诸如谢惠梅的权势越来越大，皇帝越来越信任他，之前还搞倒台了个历经了好几朝的勋贵，让朝中勋贵人人自危……

他将手中的一碗汤药喂完，就打算扶着舅舅去庭院中散步，坐在床上的人突然唔唔了两声。那声音有些含混，但照顾他数年的邵劲很快听出了舅舅想要说的话。

他的舅舅在说：“劲儿，妹妹……”

“呜……呜……然则我何为乎？何不为乎？吾辞受趣舍，吾终奈何？”

“呜……以道观之，何贵何贱，是谓反衍。

“呜呜，姐姐讨厌！姐姐最坏……无拘而志，与大道蹇……讨厌姐姐，哇……”

男孩子的哭声不断地从一旁的暖阁中传出来，坐在主屋的何氏与徐善然本在看花样子，但从开头到现在，何氏总是不能静心。她忍不住问：“你弟弟才七岁，是不是太严格了？”

徐善然笑了笑。

一转眼，八年的时间过去，在男孩子身上除了长高或者长壮之外，或许还看不出太大的变化，但对于女孩子而言，却是有若正反两个翻面。十六岁正是一个女孩子最鲜妍的时节，对于再世而生的徐善然而言，除了如上一世般的凝脂肤与美玉颜之外，更实实在在地多了一种端坐似静渊、顾盼则神飞的风流之态，哪怕光以神韵论，也能叫人见之忘俗。

她对母亲说道：“弟弟虽小，有些事情也该明白的。我先前便和他说过，若是做不成只管直说，他若说得有理，我自然答应。他一面答应我，一面却做不成事



情。男子汉生来便是要顶天立地的，怎么可以学那反复无常的小人与撒娇耍赖的女子之态？母亲且说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话自然是这样说的没错，何氏还是说道：“究竟是小孩子……”

“正是孩子什么都不懂，母亲才应该好好教。”徐善然认真地说。

何氏哑然失笑：“明明是你这做姐姐的不肯疼弟弟，却要把黑锅拿来叫我给背着！”她说心疼小儿子，但对这长女也是有如掌上明珠一样地宝贝。对何氏而言，手心手背都是肉，她怎么可能真的怨怪女儿？不过是随口一说。

徐善然自然也知道这一点，便适时换了那温软之态，一番撒娇，何氏便顾不上惦记还在暖阁中一边哇哇大哭一边背着《庄子》的小儿子了。

可是哪怕这件事揭过去了，何氏也并不能真正定下心来看面前的花样子。

徐善然知道何氏的心结所在。她微笑着又说了几句话，便起身告辞，带着棠心往外走去。绿鸢的年纪比徐善然大上许多，早在五年前就被徐善然放了出去。徐善然也如自己当初所言，让绿鸢做了一个小官的夫人。她本想给绿鸢找个外放到地方的官员，没想到绿鸢倒有自己的主意，她觉得以后说不得还能见到姑娘、帮帮姑娘，坚持在几个人中挑了个锦衣卫嫁了过去。因此绿鸢虽已出嫁再不是国公府的人，但与徐善然偶尔也还会通信。

门口的帘子早被守在一旁的丫头挑起，徐善然走不过两步，就看见在花园中跪得端端正正的徐丹瑜。徐佩东的这个庶长子今年和邵劲一样，都是十九岁，还没有娶妻。他虽然和小时候一样沉默寡言，但后头开了窍，也读到了秀才的功名，虽不算好，但也不差了。

他现在跪在这里也并不是为着自己的事情，而是为了已经在庙里待了八年之久的徐丹青。四月的天气还算不错，今天没有雨水，阳光又不烈，他在这里跪了小半个时辰，并没有受太多的罪。

徐善然走过徐丹瑜身旁。

徐丹瑜突然抬了一下头，对徐善然轻声说：“五妹妹。”

徐善然停下脚步：“哥哥有什么事情？”

“我素知妹妹就如母亲一般，最是怜贫惜弱。我在这里给妹妹磕头了。妹妹大人有大量，就抬抬手，看在我姐姐只是被人利用的分儿上，就放过我姐姐一次可好？”说着，他真的挪了一下方向，朝徐善然所站的地方弯腰弓背，以额触地。

徐善然早在对方行动之前就侧身避过了：“哥哥说笑了。你我乃血缘兄妹，自来没有听说过要彼此磕头的。庶姐到底如何，并非我能置喙的，母亲只怕也不能一言而决。哥哥若有心，不妨去问问祖母、祖父。”

徐丹瑜并未起身，仍道：“只求妹妹去祖父祖母处，替姐姐缓颊一二。姐姐只

是愚笨，并未真有置妹妹于死地之心！我只望姐姐能够随意找个人出嫁，不要孤苦一生便好！”

满院子的丫头此刻就如同聋了哑了一般，装作自己什么都没有听到看到。堂屋里头，倒是多少有了一点儿细微的动静。

徐善然瞥见窗口处似有黑影闪过，也不知道是母亲不安心遣了人过来，还是她自己要亲自过来看着。

她知道父亲和母亲的心意。自周姨娘的事情爆出来已八年时间，徐丹青虽还在庙里没有出来，但徐佩东夫妻也知道了当时徐丹青不过被人利用，心里那份震惊与怨怪不知不觉就淡了许多。后几年中除了多送果蔬家用上山之外，徐佩东还悄悄去见过徐丹青几次。

徐善然又转眼看向跪在自己跟前的人。

跟着徐善然的掌心是离得最近的丫头，她悄悄瞥了自家姑娘一眼，只看见姑娘那有若深泉的眸光轻轻一闪，就似水波漾到姑娘的脸上，牵扯出一抹浅淡的微笑。

徐善然道：“哥哥言重了。你我兄妹，既然哥哥这般说，妹妹也只好勉力一试。哥哥还请起身吧，就别叫父亲母亲为难了。”这最后一句话，她说得颇有深意。

徐丹瑜果然见好就收，立时自地上站起来。他虽因为跪得久了而有些踉跄，但很快就站直了身体，对徐善然一揖到底：“多谢妹妹！姐姐必感佩妹妹深情！”

徐善然回礼：“何必言谢？妹妹也非那铁石心肠之人，哥哥只管放心就是。”

兄妹俩先后走出了何氏的院子，悄悄站在窗前的何氏长出了一口气。

桂妈妈捧着茶汤上前：“太太，喝口茶歇歇吧？”

何氏怅然道：“唉，他们兄妹都走了。善姐儿定是答应叫她自庙里出来了……我竟也不知道我现在是个什么感觉……她虽可恨，可也可怜……”

桂妈妈深知自家太太的复杂心理：徐丹青要害死徐善然一事当时叫徐佩东震怒，可后来周姨娘的事情一出，再顺藤一查，便清楚地查出徐丹青虽给徐善然下药，但主要还是为人利用。这样除了可恨之外，便又有其可怜之处了。只是这庶女是个养不熟的，何氏虽可怜她，但只一想到自己从小到大尽量一碗水端平的结果，竟是庶女千方百计地想要踩下自己的女儿，这口气便怎么也缓不过来。她现在一方面再不想见到徐丹青，一方面又不忍徐丹青在那庙里蹉跎一生，端的复杂已极。

桂妈妈劝慰了何氏几句，无非是姑娘自来有主意，既然答应了少爷，现在只怕已经有了万全之策，太太实不必太过忧心。

结果何氏还没有说话，那暖阁之中就探出了个小脑袋，黑黝黝的眼珠骨碌碌地

转，正是窥见徐善然走了的徐善性。

何氏一眼就瞅见了小儿子，她笑骂道：“听见你姐姐不在就敢出来了？还不快滚回去念书！不怪你姐姐平日说你，我现在也要说你一声：你若敢在你姐姐在时出来闹，我也要高看你一眼，可你等你姐姐不在了才跑出来，算什么英雄好汉？”

徐善性哭丧着脸：“我是半大孩子，不是英雄好汉！娘，你向姐姐求一下情好不好？人家都是严父慈母，怎么轮到我这里就是严姐慈母了？”

这话一出，屋子里笑倒一片，何氏哎哟着说：“可不得了了，越来越会说话了！可你跟母亲说没有用，母亲可说不过你姐姐。快乖乖回去读书吧，读得快点就能更快点出来玩。”

正自说着，徐佩东从外头走进来了：“说什么呢，屋子里这么热闹？”

其实刚才何氏心不在焉，除了自家儿子的哭闹与庶女的事情之外，心头还揣着另一件事，此刻见徐佩东回来，她当下就提起了心，一面催丫头将小儿子带下去，一面上前服侍着徐佩东：“老爷回来得正好，我有事情要与老爷商量……”

徐佩东心里咯噔一声，说了声：“夫人，为夫还有些事情……”说完就想溜走。不想素来温柔的何氏听见这句话，居然柳眉倒竖，骂道：“徐佩东，你今天怎么也要给我一个答复！延平林氏有四十无子方可纳妾的规定，泰州王氏五代三公是正正经经的名门望族，襄阳府夏侯氏的长子素来就有人中龙凤的美名——你说善姐儿到底是嫁我看中的哪一家好？你不要以为我娘家没有人，逼急了我就叫我的哥哥们打上门来！告诉你徐佩东，我死也不会把女儿嫁给一个有今天没明天的痨病鬼！”

徐佩东真正是焦头烂额了：“夫人且息怒，夫人且息怒！我怎么可能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快要死的人呢！那都是爹的意思，你也知道爹有时候就是不着调……”

他都顾不上换个文雅点的词来形容了。其实徐佩东知道这事情的时候，也和何氏一样震惊和心存埋怨，根本不知道自家老爹到底在想什么。哪怕是要攀关系，也不能害了女儿一辈子啊！到底什么样的关系，还需要国公府用自己家的女儿去攀？简直是不可理喻！

何氏也是为了逼出徐佩东的态度，现在徐佩东一表态，她就安心不少，声音也跟着缓了下来：“我本来想再将善姐儿留两年的……”

徐佩东连连点头。

“可是父亲不知怎么的，对善姐儿的亲事特别上心……”何氏压低了声音，“要不我们私下先看看人？等确定了，我就直接上门与对方定下来。我是善姐儿的母亲，这亲事再没有越过我的道理。到时候只要对方遣人上门来提亲，我豁出去

了，就直接同意……”

徐佩东叹道：“要豁出去也是我豁出去，有你什么事情？你说的是正理，但也不能随随便便就赶着将孩子许配出去了。你也别太着急，父亲还只是有这个想头而已，不是要定下来。这两天我去看看那些孩子吧。”

这样便做了决定。

何氏总算放下心头最大的牵挂，便又说：“今天丹瑜过来了。丹瑜大概在院中与善姐儿说了她的事情，善姐儿可能同意了……”

徐佩东一下便不出声了，片刻后，他叹了一口气：“不知道善姐儿是怎么想的。”

而这句话，也正由另一个人在问徐善然：“你答应了？你是怎么想的？”

“孙女之所以答应这件事，所为有三：一者庶姐虽心思走偏，但归根结底还是受人利用，未到需要一生孤苦的地步；二者血缘终究是斩不断的，父亲母亲想来也是希望能善始善终；三者孙女觉得哥哥的态度颇有些奇怪，倒不妨看看他还想做什么。”

徐善然将自己的想法一一与老国公说清楚。

八年过去，老人相比之前苍老不少，虽精神头依旧不错，但这两年到底不再带着队伍四处跑了，而改为经常地在家种花养鸟，似乎整个人都清闲了下来。

老国公问道：“这三者而言，对你最重要的是哪一个？”

徐善然笑答：“三者相辅相成，孙女以为并未冲突。”

老国公叹道：“也罢，既然你答应了，那就由你来说，徐丹青应该怎么出嫁？”

“不必大操大办，就自那庙的山脚下赁一间院子，再自外地商户中找一户殷实人家，嫁过去就是了。”徐善然毫不迟疑地说，“至于母亲父亲，若怜惜庶姐不易，要多多地给些嫁妆银子，也是使得的。”

这话一出，便是老国公也不由得暗赞一声实在好狠的心，国公府的女儿、自己的庶姐，到头来竟嫁得还不如一个婢女。这事要是叫徐丹青知道了，只怕本来没事也要折腾出三尺浪来。

但能计划着把自己看重的孙女嫁给一个痨病鬼，只等那人死了再叫孙女回来全心全意辅助娘家的老人，怎么会把一个还小小年纪就又笨又蠢、只晓得在家里用那些抬不到门面上的隐私手段的庶女放在心上？

现在得了确切的答案，知晓了徐善然的计划之后，他就放过这个问题，转而说：“这个且不说，你的亲事你自己想得怎么样了？祖父倒是有心帮你一把，可惜

你父母那边也有自个儿看好的人，要我来说，豪门贵胄、少年俊彦，单以人品家世论，确实也还不错了……”他瞥了徐善然一眼，见自己孙女脸上没有露出动摇之色，心头便更满意了一分，心道这孩子果然是个聪明狠辣又有主意的，不枉自己在她身上花了许多功夫。

其实徐善然虽说不动心，却也跟老国公一样，正烦心着这件事。老国公是长辈，在可以以孝道压人的时候还不敢真的就直接一言而决，无非是考量着父子关系、家族安稳；而她只是小辈，就算是再巧舌如簧，也不可能说动父亲母亲无视这么大的缺点，到时候若想要成功，怕只有将生米煮成熟饭，先做成既成事实。

可是若真如此，又会有别的烦恼：一来这世道便是如此，女子没有了名声就会叫旁人看轻，到时候不只别人随时能够一脚踩上来，便是自家人也会羞于与你为伍，智者所不取也；二来这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方式，还没达到目的便会先教父母愁肠百结。她此番回来，所为何事？无非就是想要家人一世安康。这种让家人伤心的事情，对徐善然而言，是能不做就不做的。

徐善然沉吟片刻，只说：“父亲与母亲那边，便是要找也应该没有这么快。祖父且宽心，我心里已有成算，这次就一并解决了吧！”

说着解决的时候，她脑海里隐约浮出来了另一个人——邵劲。

她很早就知道邵劲喜欢自己，本来一直没有在意：实际上最开头何默不也是隐隐约约有这样的想法？不过叫她的一席话打消了念头。她觉得邵劲应该也是这样。没有足够久的接触，没有足够多的了解，只凭一两面的好印象，要将“喜欢”数年如一日地维持下去，简直就像是个笑话。

她并不忌讳再和邵劲接触。和邵劲接触得越多，对方就会越了解她是什么样的人，那点隐隐约约的喜欢自然而然也会消散。

但现在八年已经过去了，邵劲对她的想法却一如当初。她也不可能再用“再多接触久一点，对方就不喜欢自己了”这样的说辞来敷衍自己。她实在不知道邵劲喜欢自己什么，与邵劲结缡也并不在她的计划之中。

若是邵劲这个人平平也无所谓，反正她是闺阁中的女子，只要她不愿意，邵劲哪还可能再见到她？但问题是她对邵劲并没有恶感，而邵劲本身也是她的布置中一颗很重要的棋子……如果能解开他的心结，将事情波澜不惊地揭过是最好的，如果不能……

需要放弃对方吗？徐善然想，又在心里缓缓摇头。也不必，这么多年，已经足够让她将对方看清。邵劲并不是林世宣甚至她这样的人，他绝对做不出“得不到就要毁掉”这样的事情来。可也正是这样，便叫她有手段都不好施展出来……

徐善然想邵劲的时候，邵劲也在想着徐善然。不过他此刻的处境有点儿微妙。

今日徐佩东放大家假，邵劲和任成林等一行人便聚在一起打牌，但没打一会儿，徐佩东就又遣人来叫，一众人当然又要收拾东西回到徐佩东这里，然后就看见了上门投拜帖的一个学生。

若是其他学生也就罢了，偏偏这个学生十分有名气——此人名叫林世宣，被誉为江南三大才子之首，又是下届考试中被看好的夺魁人选，连宫中的圣上都有耳闻。因此，除了邵劲之外，其他人都私下里互相看了一眼。

徐佩东接了拜帖，把人迎进门，又叫回了自家学生，便笑道：“贤侄不必拘束，宽坐就是。”

林世宣笑道：“学生在家乡就久闻先生美名，今日冒昧前来，只盼先生能不吝赐教。”说罢便将自己近日所做的策论自袖中抽出，恭恭敬敬地递给徐佩东。

徐佩东微笑着点点头，旁边仆人将其接过转交而上。

实则这次的见面还颇有些偶然性。

林世宣的拜帖是在三天前递上门的，徐佩东本来并不准备这么早见他，但今日何氏发了一通火之后，他倒是心头有些惴惴。妻子与父亲没有什么接触自然不知道，可能还以为只是父亲的一时兴起；可作为人子，徐佩东却思忖着那将女儿嫁给个痨病鬼一事只怕父亲是有七八分认真的。若再不及早将人看妥当，只怕父亲一时不耐烦，就会直接定下来，到时候就真的是不答应也得答应了。为今之计，怕是只有先看妥当了人，再将事情速速办了才好！

何氏看中的三人虽都是高门望族、一时俊彦，但江南文风本来就比江北更胜，尤其林世宣现在还有江南第一才子的雅称，又是来到京中就巴巴地过来给他递拜帖自称学生的人，态度十分诚恳。徐佩东既想见人，自然不会多做旁顾，当先就选择林世宣作为第一位。

那篇硬封皮的策论被下仆递到了手上，徐佩东翻开一看，就先为那一手龙飞凤舞的好字点了点头。他对林世宣等人说道：“你们先去玩一会儿，我看看这篇文章。”

这时候也不用其他仆役代劳，时常在国公府跟着徐佩东读书的何鸣、何默就先带林世宣去逛花园，又随意找着考试的题目说着闲话。林世宣言笑晏晏，不只华章佳句信手拈来，连举手投足之间都带着明显的风仪与气度。

若是徐善然在这里，只怕要笑上一声：到底年轻，不够浑然天成。可是在这里的只有和林世宣同年的青年，大家一见，便又暗自对视了一眼。

自古以来，师徒关系便如同半子，不只学生对老师恭敬尊重，老师对学生也多十分亲近。

徐佩东和何氏虽然不可能将自己女儿的婚嫁之事告诉几个弟子，但这些弟子久在徐佩东身旁服侍，这边听一鳞那边听半爪的，也能将事情推测得七七八八。尤其他们与徐善然的关系还非同一般，更多少知道老国公想将徐善然嫁给杨家三子。那杨家要说也是高门大户，但偏偏这个三儿子自生下来后就缠绵病榻，好不容易长到二十来岁，据说连床都下不了。现在杨家心急火燎地找人结亲，外头都在传，这要么就是在找人冲喜，要么就是至少叫自己儿子赶紧地成了男人再死。

总之不管是谁，要真被杨家人的热情感动将闺女嫁过去，就是妥妥地坑闺女，嫁过去好当活寡妇的。

本来国公府的招牌摆在那里，杨氏就是再怎么样也不至于将主意打到徐善然身上，他们家就算都死绝了要断根也轮不到国公府让女儿去救，可要命的是，老国公竟隐隐约约地透了这个意思。而就他们所知，徐善然不说愿意，至少也是默认的……

大家一起长大，几人虽面上不说，心里却着急得很。今天看了林世宣这样的风仪，几个人当下也有些惺惺相惜。何默以眼神示意何鸣：我看这人不错，姑父眼光很可以！

何鸣同样用眼神回答何默：你别多事。

何默回瞪：我哪敢？

何鸣使劲瞪回去：真别多事，姑父有自己的打算的。

这边双胞胎一下子不说话了，任成林虽也在场，可他到底是武人，不太与林世宣聊得来，邵劲只好上前接过话题，与林世宣说起来。

林世宣脸上一直保持着淡淡的笑意，从头到尾都显得温文有礼，叫人实在讨厌不起来。

邵劲也不至于讨厌他，他只是在心头呕血却还要强撑笑脸，把自己活活憋成了内伤而已。

“风节兄，”林世宣冲邵劲拱了拱手，“兄之前所做《浙江十策》我曾拜读过，深以为然也。不说其他，只土地兼并一策，便如兄所说，事急则败，事缓则圆。”

正为林世宣呕血的邵劲听得这一句话，不由微微一怔，心道这篇早期写出来也不知丢到哪个旮旯角落的文章怎么也被林世宣翻出来了？当年他刚开始写策论没多久，从徐佩东那里看到邸报，上面讲江南那边又卖出多少多少织锦、收入多少多少银两什么的，于是他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计算出江南那边要出口那么多的丝绸，最终需要侵占多少种粮食的土地。

这个时候有后台就是有好处，邵劲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居然也能拿到第一手